

刨花香里裁方圆

周天勇



手艺人系列①

手艺人，一个遥远又切近的称呼。说它遥远，因为它常常浮现在我们的回忆里。手艺，手工，工匠，在机器轰鸣、商业发达的今天，这些词语隐含着一种传统，一种坚定而沉稳的

生产方式。

说它切近，因为它是“中国制造”的乡土回声。“手艺人”在全新的语境中被唤醒，他们代代相传的匠心与专注，让我们重新体味先人古老的智慧和心手相传的温暖时光。

即日起，大地副刊推出“泥土芬芳·手艺人系列”，以最接地气的故事，探求手艺人平凡人生中的美德与智慧，感受他们的劳动之美、创造之美、智慧之美。

——编者



在老家，“手艺人”是一个颇为体面的名头。

当个手艺人，吃喝不愁，还能赚一份稳定的工钱养家糊口；手艺人所到之处，人们礼敬有加，地位很高；手艺人很吃香，很多姑娘愿意嫁给他们。

木匠、漆匠、篾匠、雕花匠、剃头匠、瓦匠……手艺人虽分工上各有区别，相互之间却很难进行孰优孰劣的简单比较。哪个手艺最赚钱？哪个手艺一定比别的好？这很难说。对手艺人来说，手里有一样手艺，比什么都强，手艺就意味着饭碗。

好的手艺人，技艺娴熟，看似干得轻描淡写，实则需要扎实功底。看手艺人干活儿，是件十分有意思的事。

我所接触的匠人里，数木匠最多。我的哥哥，就曾是一位木匠。手艺须有师傅传承带教。找一个可靠的师傅，然后跟着师傅学三年五载，学成之日，就是“出师”。此后自立门户走乡串村接活儿。曾经的学徒就成了师傅，代代传承，这木匠手艺延续到今天。

哥哥跟师傅走后，母亲最难割舍。那段时间，母亲夜夜抹眼泪，睡不着觉，不停埋怨父亲太狠心。让一个身板单薄的少年出外闯荡，身边无亲无故，什么都要他自己去承担，实在放心不下。终于在三个月后哥哥回来歇息的时候，母亲再也不要哥哥出门。就这样，我家少了一个木匠。

当学徒十分辛苦，求学的经历也是练就耐心与细心的过程，最终目的是为

了把手艺学到手。

或许是行业惯例，或许是师傅故意磨练徒弟，大多粗重活儿一般都由徒弟干。做家具往往是从最原始的原木开始。这样一根还带着树壳的木头，须先经过粗加工。粗加工都是力气活儿，得用斧头削去树壳，再按照弹好的墨线抄手，把圆木头抄成大致方形。然后上刨，斧头抄出的面不平整，得用刨推平。经过这样的加工，原木加工成了半成品，此后师傅按照心中的设想裁料，木料派什么用场，锯成板还是剖成档，他心里有一个计划。看来徒弟在干粗活儿的时候师傅脑子没闲着。

木料如何合理利用是有讲究的，手艺人不光要赚钱，还要赚名气。好木匠要处处替雇主着想，尽量做到物尽其用，最后达到皆大欢喜的效果。他们最希望雇主满意地向人推荐，说他的手艺是最好的。这是最好的广告，多半又有人要找上门来。

严师教徒，徒弟要勤快，还得有规矩。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师傅的规矩体现在细枝末节上。每到饭点，师傅放下家伙，上桌吃饭。徒弟不行，得守规矩，他得没听见一样继续干一会儿活儿。主人说，小师傅吃饭吧吃饭吧。那也不行，得师傅发话才行。师傅说吃饭吧，徒弟才放下家伙上桌吃饭。徒弟上桌迟，下桌还得早。不能师傅都吃好了，当徒弟的还慢悠悠细嚼慢咽，那就没规矩了。中午，师傅可以眯上眼休息一会儿，徒弟可不能

休息，吃完饭他就得接着干，不能停顿。一家的木匠活儿一般一干就得好几天，木匠师徒夜宿主人家，徒弟得替师傅打好洗脚水。木匠干活儿，颇能看出师徒间严格的规矩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一件漂亮的家具做成，不但是人、钱、物、技术的结晶，我想，规矩也在其中起了作用。规矩是无形的，但一定是必不可少的。

有的规矩，做师傅的也守着。吃饭的时候，那碗豆腐，木匠几乎是不碰的。不知道这条规矩有什么说道，是否表示“留下清白”之意呢？

木匠随身带来很多工具，那些工具各有用途。所有的工具，在第一天进门时一担子挑过来。

斧头磨得雪亮，锋刃能照出人影。木匠的斧头，角是角，线是线，棱角分明，明明是个物件，却给人特别有精神的感觉。看他们用斧头砍削，“嚓嚓嚓”就开出一个面，手下毫无阻滞。

木料凡是做成光面，都要用到刨。刨的种类多，木匠一般要带好几只刨。粗平用粗刨，细平用细刨，削小圆棍还得用鸟刨。粗刨阻力很大，我试了一下，根本推不动。细刨就有意思，不但阻力小，声音也好听，刨一下，发出“噼——”的摩擦声。我最喜欢刨，一刨过去，一根长长的刨花就像丝带一样从刨眼上飘出来。我和妹妹天天蹲在工场上捡这种刨花，我们用刨花做手镯、项链。刨花散发出木头的香气，很好闻。

锯子也非常重要。要把木料剖开，或者截断，都要靠锯子。锯子有多种，粗齿的，细齿的，各有用途。粗齿的锯子大一点，细齿的小一点。一般来说，锯粗还用大锯，精细加工、误差要小的工用用小锯。锯子到了木匠手里，变得很神奇，他们对好位置，轻轻一拉锯子就舒畅地推拉起来。我拿锯子试一试，怎么也不行，既拉不到底，也推不出去，一下就卡死。最好玩的是钢丝锯。家具构件不全是横平竖直的，有的要锯成圆形或不规则曲线，普通的锯子显然不行。聪明的木匠祖师爷发明了钢丝锯。钢丝锯由一个木弓和一根钢丝组成，钢丝上凿出许多缺口，缺口的突起就成了锯齿。木匠在木板上打个孔，将钢丝穿过小孔再固定在锯弓上，然后只要顺着线路锯过去就行。有了钢丝锯，镂空的花纹都能锯出来。

木匠的技术活儿全靠一支铅笔、一个墨斗。他们做家具，不用什么图纸。只要主人大致讲一讲，想做一件什么东西，他们心中就有数了。木匠的图纸在脑子里。他们用铅笔在木料上画来画去。木工铅笔是扁的，笔芯又是方的，不像我们写字用的圆形铅笔。哪根料上该开孔，哪根料上该开榫头，照着铅笔线或锯或凿，都“啪啪”做出来。要画长线条，一般用墨斗弹线。木匠把一根根、一块块的构件加工好，旁观的人还是一头雾水，看不出这堆东西如何组装，能组成一个什么东西来。但是，木匠心中有数。成功的关头，谁都喜欢。我特别

喜欢看木匠把加工好的构件组装起来。木匠就是钉个钉子，也不一样。一个钉子让我钉，我往往抡起榔头对准钉帽大力砸下去。这样干有问题吗？有时没问题，但经常有问题，大多时候钉子要砸偏。木匠怎么干呢？他们先轻轻地砸，“嗒嗒嗒”，不急不慢，一直将钉帽砸进木头后才不断加重。他们有个习惯，明明整根钉子已经砸进木头，却还要多砸几下，而且一下比一下响亮。木匠这类习惯不少，比如一边拉锯一边仰头看天，一边推刨一边与人聊天。在他们手下，工具几乎是手的延伸，已经熟练到不需要眼睛的地步，这些工作习惯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自信。再早一些的木匠，组装家具可以不用一枚铁钉，他们用竹钉或者榫头，就能把家具拼搭起来。而后的木匠，用射钉枪。木匠行里，工具、材料都在不断变革，但手工技艺也随之被不断丢弃。用射钉枪做的家具，与榫头拼接的家具，用途没区别，味道是有区别的。

木匠干活儿，当然不只是做家具，他们也搭屋架、填楼板。在悬空的屋梁上，木匠健步如飞如履平地。我胆小如鼠，看他们在上面来去自如，心里不禁无比沮丧。将来如果让我去干木匠，怎么办？

看别人家做家具已经十分享受，自家开工就更心花怒放。除了可以天天在木匠身边晃悠，还能托他们的福蹭到好菜好饭。人们对待这样的手艺人，是十分敬重的。这种敬重从精神到物质都充分体现。在水碓头，能被尊称为“老师”的只有两种人：一种是学校的老师，另一种就是手艺人。饭食上，淳朴的主人总是拿出自家最好的饭菜招待木匠们。家里做家具的日子，一日三餐白米饭，顿顿有肉，午后还得烧一碗点心浇头面，这绝对是最高级别的待客标准。所以，木匠一来，我兴奋得难以自抑，因为可以暂时告别清汤寡水的苦日子。

活儿干完，是木匠最高兴的时刻，因为他们可以拿到工钱了。

他们终于还是离开了，与来时一样，挑着一担工具，消失在村外。木匠留下一堆弥漫着木香的白坯家具，下一步，就等漆匠上门了。



唱月光曲。

忙啊，忙，我们忙着把绝美的风景搬运到相片里。忙啊，忙，我们忙着把贺州白(贺州白色大理石)搬运到外省去。忙啊，忙，我们忙着把新鲜的蔬菜搬运到粤港澳。忙啊，忙，我们忙着把荣耀和汗水搬运到幸福的足迹里。

物华贺州，百姓用汗水和热诚去构筑新家园的新风貌。

如此美丽家园，在我们安静的心怀里，安放着五谷丰登的好年华。

四

林泉飞瀑间，春种秋收间，歌舞曼妙。客家人的山歌，瑶家人的芦笙长鼓舞，一茬接一茬，成为季节的美丽诗章。

站在黄姚古镇的带龙桥上，水波烟雾弥漫之中，不知不觉你就成了镜头里的风景。这样的风景，无论晨昏，无论雨后天晴，一点一滴，都富有诗意。如果你是诗人，尽可以诗兴大发。如果你是画家，尽可以挥毫写意。如果你只是浅浅地路过，回眸的瞬间，也是这风景里值得典藏的惊鸿一瞥。

春联的魅力

田广学

小时候，每年正月十五前，爸爸领我走街串巷，品赏谁家春联字体美，谁家春联用词妙的往事，至今难忘。

故乡，黑土地松花江中流北岸一个小镇，地处巴彦、呼兰和绥化三市县交界点，渐成商贸集散之地，人丁兴旺，镇势渐盛。

爸爸，小镇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，闲余最大的嗜好是看古书写毛笔字。久而久之，每逢春节到来之前，亲朋好友及街坊邻里，都抱着红纸求爸爸帮助写春联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每年腊月二十六日开始，爸爸就进入了一年“最繁忙的时节”——写春联。爸爸写毛笔字虽属自学成才，却不失对艺术的追求。临王羲之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欧阳询等帖，我留存至今。爸爸给大家写春联有两大特点：一是十分认真讲究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写的春联贴出去不能让人家见笑，不能有损我田大夫的名声。二是用词宽泛，很少重复，一本黄色竖版充满沧桑感的《千家诗》是他写春联的主要“词源”，每年写春联时，翻阅不下百次。

不知从哪年开始，镇商会每年正月十五都要组织几位颇有文化之人，爸爸也在其中，沿着十字街逐一品赏各家商号与门市的春联，按字体和用词打分，评出前三名，并予以适当奖励。我想，这或许是爸爸写联“求质”与小镇春联“趋佳”的原因之一吧！

光阴荏苒，小镇商会每年“正月十五品赏春联”早已成了“昨夜星辰”，但爸爸每年春节期间带我走街串巷品赏春联的习惯，一直延续至我十八岁参军离家。

记得我上初中的1964年春节，品赏中发现两家对门的理发店的春联很有味道，“新兴理发社”的是隶书春联：新事业从头做起，旧现象一手推平。“古镇理发店”的是宋体春联：虽属毫末技艺，却是顶上功夫。

爸爸告诉我，“新兴理发社”刚刚成立不久，不仅店名新，春联也新，不愧“新兴”；而“古镇理发店”，店名和春联都体现了古朴典雅，老味儿可人。两者各具千秋。

1965年春节，在我就读的镇中学门前，爸爸指着“笔墨书元人间改岁，纸砚告旦天涯逢春”的春联说：此联行草字美，用词登高望远，很难得。此联我牢记至今。

流年似水，春去秋来。爸爸已离去多年，然而我接替爸爸为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书写春联的传承，直到我去县城工作为止。在县机关，我依旧坚持为同事们书写春联，并于春节期间习惯性游走于大街小巷品赏春联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更替。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，烫金洒银，制作精良的“印刷体”春联，如“墨润生宣”一般，浸染扩充，淡墨手写的传统春联渐渐难觅踪迹，爸爸留给我的春节走街串巷品赏春联的“良习”也因失去了“市场”而停下脚步……

如今，村寨的春联往往更多用“财”“福”“金”“富”等词语和清一色金黄印刷体，过去墨宝纷呈、词汇万千的传统春联渐行渐远。所幸还有

一些大众佳联，留存至今：

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

又是一年春草绿，依然十里杏花红。

人向安和歌大治，心领昌隆奔小康。

爆竹声声辞旧岁，梅花点点迎新春。

这些当年与爸爸走街串巷常见的、朗朗上口的春联，至今记忆犹存。1990年初，广州《羊城晚报》举办以“春与马”为主题的迎春征联。获得一等奖的春联是：

南岭梅香迎岁始

东郊草浅试蹄初

联中隐去了“春”和“马”字，仅十四个字，盎盎春意和骏马奔腾之势即跃然纸上。

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春，以“长城”为主题的第三届全国迎春征联一等奖作品：

水木荣春晖 柳外东风花外雨

江山留胜迹 泰时明月汉时关

作者巧妙地把古代诗人李白、虞集、孟浩然和王昌龄的诗句合四而一，浑然集成一副新的精品，阳春白雪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春联的魅力，就其雅俗共赏而言，我更偏向一点后者——俗。来自于民间大众，植根于家家户户，回归本真，才会有更加经久和蓬勃的生命力。令人欣喜的是，时下春节期间，城乡偶有手写春联“现身”，每逢此刻，真有点“久别重逢”之感，驻足品赏，其乐其中。

盼望能从某一年春节开始，如爸爸当年带我一样，领着儿孙走街串巷品赏春联，告诉孩子们谁家的春联字体写得美，谁家的春联用典选得妙，让宝贵的春联文化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贺州四章

汤松波

风雅贺州，在时代的意蕴里，在人们的找寻中，在梦幻与现实之间，成就了另一个桃花源。

二

不必谈及所有的来龙去脉。那些甜甜的空气，那些甜甜的水，那些搅动我们味觉的美食，自然而然地就构成贺州生活的基本元素。一碗油茶，几块水豆腐，一朵桂花酿，几片明前茶以及五彩斑斓的“簸箕宴”都是贺州人舌尖上的乡愁。

望贺州，望的是那漫染历史风韵和民俗特质的斑斓色彩。这里方言是有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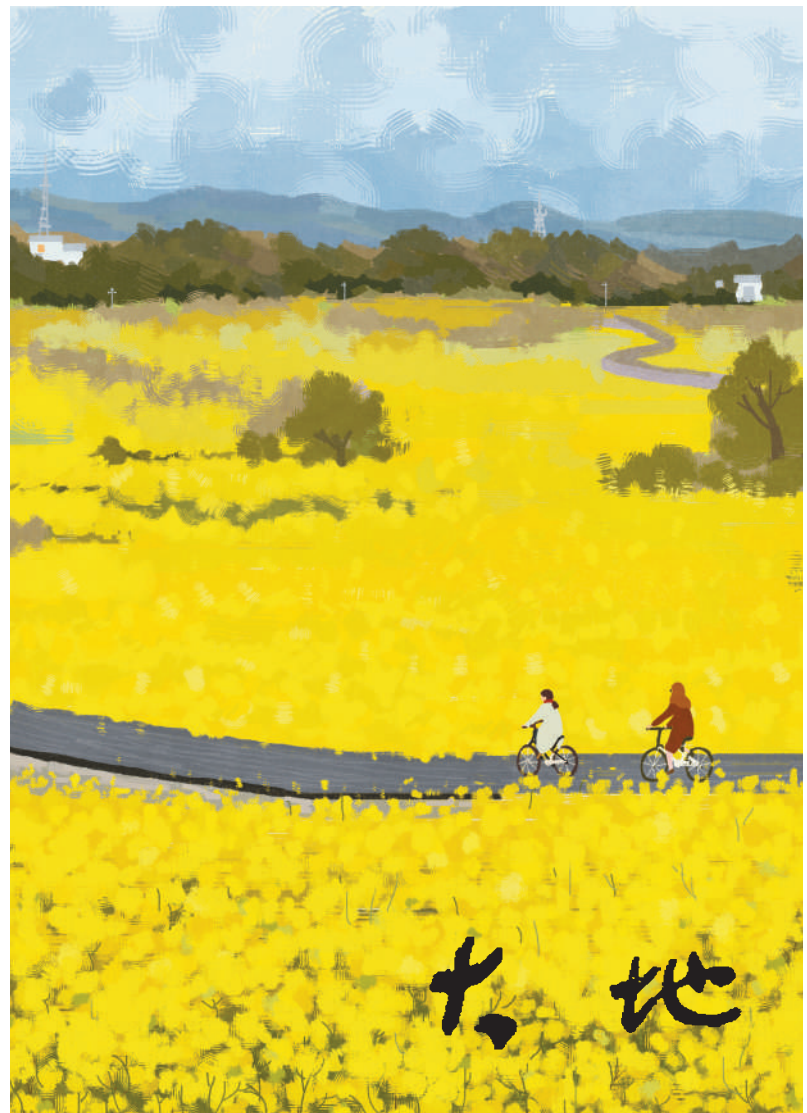
彩的，芦笙长鼓舞是有色彩的，瑶锦是有色彩的，“惯节”“盘王节”“鱼龙灯节”等当地节庆也是有色彩的。

这样的色彩因人而异，来到贺州，用心去体会这里的历史积淀，用眼去捕捉那多样民俗背后的文化之美，你就会看到那份独特的贺州色彩。

三

蝴蝶忙着访问春天，鸟儿忙着拍打翅膀。鱼儿忙着练习吐纳，农民忙着入田耕耘。

小伙忙着闻豆豉香，姑娘忙着织瑶锦妆。太阳忙着爬上脚手架，月亮忙着



本版制图：沈亦伶

图片来源：人民视觉